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拾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PDG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九

南北朝

〔丁〕宋秦始三年春宋青冀州平初尋陽既平宋主遣沈文秀之弟文炳以

詔書喻文秀又遣將軍劉懷珍字道玉將三千人與之偕行未至值張永

等敗退先是散騎侍郎明僧嵩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主是文秀攻僧嵩僧嵩走保東萊明僧嵩平所兩人衆情洶懼欲且保郁洲懷

珍不可遂進至黔陬漢縣隋省故城在今萊州府膠州會文秀所置高密注見前平昌晉縣今青州府安邱

是縣二郡太守棄城走惟長廣注見前太守劉桃根守不其城注見前懷珍遣

百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宋主復以爲青州刺史時撤遜固已先

請降宋主亦復其位

魏將軍慕容白曜燕太祖孫侵宋青州魏遣將軍長孫陵肥之子等將兵赴

青州慕容白曜以五萬騎爲之繼援時宋申纂坦從子爲東平太守守無鹽注見前劉

休賓字處幹懷珍族弟爲幽州刺史守梁鄒漢縣隋改鄒平今屬濟南府房崇吉東清河縣人爲井州刺史守升城宋東太原郡治齊南齊長清縣張黨清河人輔國將軍守圍城今沂州府沂水縣是王整兗州刺史桓忻關陵太守等守肥城漢縣隋省

關秦安府襄溝垣苗二城俱在長清縣諸戍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攻具未備不

宜遽進司馬酈範字世則范陽人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

宜遽進司馬酈範

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偽退夜進攻之遂拔無鹽殺纂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即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收藁溝垣苗二成一句中拔四城威震齊土升城不下白曜築長圍攻之三月乃克白曜欲盡阮之參軍韓麒麟昌黎人諫曰如此則自此以東諸城皆人自為守不可攻矣白曜乃止崇吉脫身走其母及申墓妻與魏齊州刺史盧度世有中表親然已就遠及為魏所逮度世字子遷元之子

秋八月宋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陰宋主復遣沈

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固執以為不可宋主怒彊遣之而使

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

戊主垣崇祖亦自彭城奔胸山依于道成劉僧副以二千人遷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爵之胸山注見前垣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讓之弟子崇祖崇祖從父兄劉僧副懷珍族弟

魏人拒擊宋師走之遂取下邳魏尉元表言彭城宋之要藩而宋向彭

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流縣晉為郡後廢故城在今沂水縣

此皆要地宜先平之會沈攸之將兵北出尉元遣兵拒攸之又以

攸之前敗所喪士卒塚墮膝行者還之以沮其氣宋主尋悔遣攸之等

復召使還不及攸之至濰清口濰水入魏人擊之攸之大敗退屯淮陰委

棄資械以萬計先是攸之使王元載字彥休元守下邳宿豫淮陽諸城皆

以將戍之及是攸之既敗尉元以書喻元載元載棄下邳走宿豫淮陽

諸戍將亦皆棄城奔潰魏以辛紹先爲下邳太守紹先不尙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樂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辛紹先隴西狄道人

魏主始親政事魏主李夫人中山安喜人惠之女生子宏即孝文帝馮太后自撫養之乃

還政于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于爲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汚于是

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冬十月宋以金贖義陽王昶于魏昶見魏事宋主遣使以金千兩贖義陽王

昶于魏魏人不許魏使昶與宋主書爲兄弟之儀宋主責其不稱臣不答魏主復使昶作書與宋主昶曰臣本虜兄未經爲臣若改前書是爲二敬苟或不改彼所不納臣不敢

奉詔乃止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

〔戊申〕宋孝始四年春正月魏侵宋宋豫州刺史劉劭擊卻之斬其將闕于拔

魏侵宋武津宋縣齊廢故城在今汝甯府上蔡縣宋劉劭擊破之斬其將于都公闕于拔魏復

寇義陽劭擊卻之已而劭又敗魏兵于許昌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宋主以其書示劭劭上言元友所陳

率多誇誕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見元嘉以來當此遠人多于國議真撥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惟視疆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戴見軍退便抄截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宋主乃

宋沿晉世
顏波動以
問閔相高
已失明數
之義甚明
雜用寒門
隸用競進
受賄擅權
是又救火
抱薪愈趨
愈下始降
文秀請降
宋魏顏受
魏大視夫
職乃去持
節不拜齋
衣屈實號
稱武人
蘇武人
之部人
登

夏四月宋減民田租之半

魏以李惠爲征南大將軍馮熙字晉昌熙之子爲太傅惠李夫人之父熙馮太后

之兄也

冬十月癸酉朔日食

十二月宋以阮佃夫爲游擊將軍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名流爲之

太祖始用寒士世祖猶雜用士庶而巢戴法興之弟遂用事及是宋主盡用

左右細人佃夫及中書舍人王道隆吳興烏程人散騎侍郎楊運長宣城懷安人並參

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納貨賂作威福朝士貴賤莫不自請

〔已〕宋泰始五年魏皇興三年春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先是魏長孫陵攻

沈文秀于東陽文秀請降魏兵入城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魏人圍

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蟻蝨無離叛之志至是魏人

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文秀何在文秀

厲聲曰身是也遂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

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爲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

以欺世

待為下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于是

青冀之地盡入于魏矣

二月魏以慕容白曜為青州刺史都督青齊東徐魏得宋冀州改曰齊州又置東徐州三州諸

軍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已而魏主以白曜前附乙渾追以為憾誅之

魏立三等輸租法除其雜調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州用兵

山東之民疲于賦役魏主命因民貧富分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

上三品輸平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

罷之民稍贍給時魏徙青齊民于平城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假曹者即為假祇戶粟為假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

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雜役並計之于是假祇寺戶徧于州鎮矣桑乾魏郡隋廢為鎮在今大同府山陰縣平齊廢郡在今大同府大同縣沙門統胡三省注猶今之僧徒

夏六月魏立子宏為太子

宋主殺其兄廬江王禕禕宋主兄而宋主輕之以廢帝謂之驢王因徙

封廬江禕銜之會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禕禕與通謀事覺欣慰等

伏誅禕降車騎將軍出鎮宣城遣兵防衛已而宋主令有司奏禕忿懟

有怨言詔免官爵遣使偪令自殺

冬十月丁卯朔日食

救名諱以辱子與禕新力弊目圖設安當以民乃佛圖諸僧宅徙

惟獲罪
不怨亦
不仁矣

十一月魏遣使如宋修好自是信使歲通

十二月宋以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爲揚州刺史宋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

休仁與宋主素相友愛景和之世宋主賴其力以脫禍及泰始初四方

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總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湊宋

主漸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宋主以休範代之

〔庚〕宋泰始六年魏皇興四年春正月宋定南郊明堂歲祀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

一祭明堂

夏六月宋以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景文王皇后之兄也宋主

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皇后以扇障面宋主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爲樂何獨不調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爲笑乎外舍之樂雅異于此宋主大怒遣后起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

遂能剛正如此

宋以南兖州刺史蕭道成爲黃門侍郎尋遣鎮淮陰道成在軍中久民

間或言道成有異相道成姿表奇異龍顏鏤鑿麟文徧體宋主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懼不

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

標榜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遷鎮淮陰道成先鎮淮陰後爲

南兖州鎮廣陵至是復還鎮淮陰

夏五月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晉平王既死休仁益不自安宋主

既與休仁相款洽且誠何事計賊以猜嫌交切之徒以猜嫌將倫賊以猜嫌後流涕其事誰歟

盡殺兄弟而欲諸弟綏於孤天立之幼人心不致問矣以尋人歟相尋雖深忌道成而不

病與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宋主晏駕後休仁秉政已不得專權彌贊成之於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引決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

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傾欵彈輿難之地

動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

宋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左僕射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即位深委仗之及寢疾淵守吳郡急召入見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著黃襪耳黃襪者乳母服也因與淵謀誅休仁淵以為不可宋主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

秋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休若至

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乃以手書召之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

而以桂陽王休範刺江州

休範素凡劣少知解不為諸兄齒遇宋主嘗指謂左右曰休範人材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耳有以也及是宋

主諸弟俱廢惟休範以凡劣不見忌得全

去足爲自
戕本根者
炯戒

黃老浮
之說而
以位委
之沖齡
主幼不
旋旋
庶禍非
自旋
貽伊戚

宏是時方
五歲史稱
前年吮臍
當是三

史臣曰太祖之于義興以呵訓之嚴行成滅親之大過開端樹障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隨之情據已行之典窮落洪柱不待順慮既而幼主孤立神器傾移履霜堅冰其所由來遠矣

宋以蕭道成爲散騎常侍道成被徵所親以朝廷方行誅戮勸勿就徵

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剪除諸弟何預它人今惟

應速發不且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

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

八月魏主引傳位于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魏主聰睿夙成剛毅有斷

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嘗有遺世之心以京兆王子推景穆帝子沈雅仁厚欲

禪以位乃會公卿大議皆莫敢言任城王子雲子推弟對曰陛下方隆太

平臨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正大

統太尉源賀尙書陸馱侯之子皆附子雲議魏主怒變色時太子宏生五

年矣魏主以其幼故欲傳位子推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

上思宗廟付託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魏主乃曰然則立太子羣

公輔之又曰陸馱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以爲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璽綬

傳位于太子宏宏有至性前年魏主病危親吮之及是悲泣不宏卽位爲孝文帝羣臣奏曰

漢高祖稱皇帝而尊其父爲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冲萬幾

歲事即悲
泣對問亦
非五歲兒
所能辨其
問可知其
偽

從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十一

大政陛下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從之

上皇徙居北苑崇光宮宋條于顯土階而已又遷鹿野浮圖于

苑中與禪僧居之鹿野浮圖胡三省注戶迦國波羅奈城東北有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故名今魏倣此而建浮圖也

冬十月宋人侵魏魏擊卻之

宋主命北琅邪蘭陵太守垣崇祖

琅邪蘭陵已沒于魏

崇祖遙領二郡未有其地也

經略淮北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據蒙山

今在

沂州府費縣西北萬賁蒙羽其藝師此魏人擊之崇祖引還

宋作湘宮寺

宋主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

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

字士恭餘姚人

侍側曰

此皆百姓賣兒貼

也亦賣

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

功德之有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宋主好圖基基魏與

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對奕抗每假借之曰爲帝飛基臣抗不能斷宋主不悟好之愈篤愿曰魏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宋主雖怒甚以其舊臣每優容之

【壬】宋泰豫元年春正月宋蠻酋桓誕以河北降魏

宋大陽

胡三省注宋置大陽城于鄆陽西北縣屬今冀

州府

蠻酋桓誕據河北八萬餘落降魏自云桓玄之子魏以爲東荊州

刺史使起部郎

通典晉宋有起部工部也取虞書百工起設爲義

韋珍

字靈智京兆人

與誕安集新附區處皆得

其所

參至桐柏劉淮謂舊有祠蠻俗恆以人祭之珍乃曉告令自今悉以酒脯代羣蠻從約淮源自胎管山伏流數十里涌出三泉因洩爲井名曰淮井在桐柏縣西

二月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

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表辭位

宋主不許及是宋主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景文必爲宰相或有異圖遣使齋手敕並藥賜死敕至景文正與客碁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匳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

先是宋主惡屯騎校尉蒧寂之勇健因事殺之既又以豫州都督吳喜多計數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召入賜死至是王景文死宋主又夢有人告曰懷章

太守劉悛反既寤遣人就郡殺之

夏四月宋主彘殂太子昱立

是爲後廢帝

宋主疾篤以桂陽王休範爲司空褚

淵爲護軍將軍劉劭爲右僕射與尙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爲右衛將軍共掌

機事宋主遂殂

監曰明皇帝廟號太宗葬高甯陵太宗末年益猜虐好鬼神多忌諱改曆字爲顯以其似禍字故也在凶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千百品有犯必戮改曆字爲顯以其似禍字故也在

有忤旨往往剗斷時淮潤用兵府藏空竭百官斷祿而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鑒使用事貨賂公行民不堪命

太子昱卽位時方十歲

袁粲等秉政承奢侈之後務崇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不能禁也

宋以安成王準

卽順帝

爲揚州刺史

準實桂陽王休範之子太宗以爲第

三子

秋七月宋以沈攸之都督荆襄八州軍事

宋荊州刺史蔡興宗被徵還

有無相通
小民自爲
計則可豈
能以令甲
綱之至守
令兼攝郡
邑雖有長
才亦難勝
任愉快徒
使俗吏還
其欺罔耳
此與後條
令三長孤
贊貧病循
老同病孤
尙虛名無
裨實用

都右將軍王道隆以其彊直不欲使居上流改爲中書監而以沈攸之

代之興宗固辭不拜

道隆每詣興宗臨覆到前不敢就席其久去與宗竟不呼坐未幾興宗卒

攸之自以材略過人陰

蓄異志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者多以自隨到官以討蠻爲名大發兵力

招聚才勇重賦斂以繕甲器舊應供臺者皆割留之舉措專恣不復承

用符敕朝廷疑而憚之

攸之爲政刻暴或鞭撻士大夫然吏事精明人不致欺盜賊屏息夜戶不閉

冬十月宋以劉秉

字彥節長沙王湛憐之孫

爲左僕射

秉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

袁褚引之

時阮佃夫爲給事中欲用其所親爲郎袁粲等不從佃夫稱敕施行衆不敢執

〔癸丑〕

宋主昱元徽元年魏延興三年

春正月魏詔守令勸農事除盜賊

魏詔守令勸課農事

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兩牛通借無者縣令能靜一縣刦盜者兼治

二縣卽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守郡守二郡至三

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

二月魏以孔乘爲崇聖大夫

乘孔子二十八代孫也

秋七月魏制河南六州賦法

戶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

冬十月武都王楊僧嗣卒弟文度立降魏

初楊文德據葭蘆

城名蜀漢姜維置在今隴州東

南爲魏所破宋太祖免其官削爵土

後太祖伐魏起文德爲將軍使援荆龍文德攻叙虓不克劉秀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戊襲虓

王免恤可
寄其心不
妨令其獨
當一而變
有輪稚子
而欲知其
名爲上朝
倚重平朝
臣謀國若
此直同兒
戲

時故氏王楊保宗之子元和在宋保宗爲魏所殺事見前世祖以其爲楊氏正宗宗保

故氏王立之未幾元和棄國奔魏其從弟僧嗣立有功于宋時蕭惠開遣兵出梁州應尋陽僧嗣

斷其道間太宗遂以爲武都王至是僧嗣卒從弟文度自立遣使降魏而巳

文度廢陷魏仇池魏遣將軍皮歡喜破斬之以其弟文弘爲武都王皮歡喜豹子之子

十二月癸卯朔日食

〔甲〕宋元徽二年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康右衛將軍

蕭道成擊斬之宋桂楊王休範謹澀無才不爲物情所向自太宗晏駕

嗣主年在幼沖休範自謂尊親無二應入爲宰輔既不如志怨憤彌結

典籤許公與入新蔡爲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由是遠近歸之收養勇

力繕治器械朝廷知之陰爲之備會夏口關鎮以其地在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乃以晉熙王變爲刺史而以王奐爲長史行事雙方四議恐

其過尋陽爲休範所留使自太湫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公典謀襲建康晉熙王明帝第五子王奐字道明景文兄子太湫即太子欲在今黃州府黃梅縣南至是休範遂舉

兵反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懲前

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復無委由是內

外戒嚴蕭道成出屯新亭張永出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

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浦名在江甯縣西南休範舍舟步上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

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竟陵郡軍人張敬兒南陽冠軍人謀詐降以

取之乃白于道成出城放仗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于左右休範方飲

醕酒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其首持還左右並散先是休範自新

林分遣其將杜黑驃丁文豪等直趨朱雀門及是休範雖死黑驃等不

知休範之死也道成遣送首詣臺送者道遇南軍衆首于水擬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爲驗人莫之信休範將士亦莫之知進至朱雀桁王道隆帥羽

林軍在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劭劭自石頭來赴戰死之勅欲撤朱雀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

但當急擊當可開桁示黑驃乘勝渡淮道隆走黑驃追殺之于是中外大震白

下石頭之衆皆潰撫軍長史褚澄字彥道淵之弟開東府門納賊賊擁安成王準

據東府稱休範教曰安成王世子也勿得侵宮省恒擾衆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

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民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

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屍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道成

時加平南將軍諸軍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即遣陳顯達南彭城人等將兵入衛袁

粲慷慨告語諸將披甲上馬將驅之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驃文豪

皆斬之餘黨悉平休範之反也沈攸之謂廢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領沛勳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余部湘淮同討尋陽殺休範二子而還

前稱魏主
好浮屠黃
之有遺世
老傳位
爲上稱矣
茲復勤
於治尤
重刑獄
若爲是
得爲信史

六月宋以蕭道成爲中領軍。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

爲四貴。

魏罷門房之誅。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闔門。朕爲民

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于是始罷門房之誅。

魏上皇勅于爲治尤重刑獄，大刑多令覆鞠，或因繫積年，羣臣頗以爲言。上皇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于倉猝而遂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由是因繫雖滯而

所刑多得其宜。

秋七月，柔然侵魏。柔然侵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尙書奏：敦煌僻遠，介

居彊寇之間。謂吐谷渾柔然恐不能自固，請內徙涼州。羣臣集議，僉以爲然。給事

中韓秀字自武昌黎人獨執不可。秀曰：敦煌之置，爲日已久，雖鄴疆寇而兵人素習，尋常置戍足以自全。若徒就姑臧，虛人懷異意，或食留重運，情不願徙，引寇內侵，深爲國患。

且捨遠就近，遠防有闕，是啓我心二處交構。互相往來，則右荒擇邊役煩興，不可不慮。于是遂從秀議。

冬十一月，宋主冠。初，宋主在東宮時，喜怒乖節。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

之，及卽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

以制。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

無不貫穿。或夜宿客店，或晝臥道旁，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

而受之。

印比悉代重監肆竟 卷二十一 南七月

〔乙〕宋元徽三年春三月宋以張敬兒都督雍梁二州軍事敬兒請爲雍州

蕭道成以其人位俱輕不許敬兒曰沈攸之在荊州欲何所作不出敬

兒制之恐非公之利也道成乃以敬兒鎮襄陽攸之恐敬兒已陰爲之備敬兒

然敬兒由是得其
事迹皆寄自道成

〔丙〕宋元徽四年夏六月魏太后馮氏弑其主弘復稱制魏馮太后內行不

正怨于上皇初尚書李敷之弟奕得幸于太后敷故與尚書李訢相善訢出爲相州刺史受納賂賂

諷訢告敷等陰事可免訢意不欲其甥表攸動之訢乃與范綱列敷兄弟事狀三十餘條有司以聞上皇

大怒誅敷兄弟訢得減死未幾復爲尚書太后以此怨上皇李敷字景文順之子李訢字元盛范綱人

至是密行鳩毒上皇遂殂諡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葬金陵太后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以

馮熙爲太師中書監熙以外戚固辭乃除洛州刺史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膳羞減于故

事什七八而猜忌多權數魏主宏性至孝能承順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焉太后所幸宦者高平王璿時璿

苻承祖等皆依勢用事官至僕射璿爲王公賞賜巨萬太卜令王徽得幸起還尙書詔書令李冲雖以才選

亦由私璿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每害賞罰璿輒以丕等參之自以失行畏人謂已羣下語言希

涉疑忌輒殺之璿臣小遇捶笞或至百餘尋復待之如初王徽字洛誠太原晉陽人李冲字思順寶之子

東陽王丕諡帝之玄孫

秋七月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宣簡王宏之子起兵京口不克而死景素孝友清令好學禮士由是有美譽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惟景素爲長宋主凶狂失德朝野咸屬意景素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

史於魏主宏之於魏主
宏之於魏主
後有魏主
論其行魏主
之祿實不也
當有賊不共
戴乃順之仇
求歡史順志
是爲史順志
刺謬至矣